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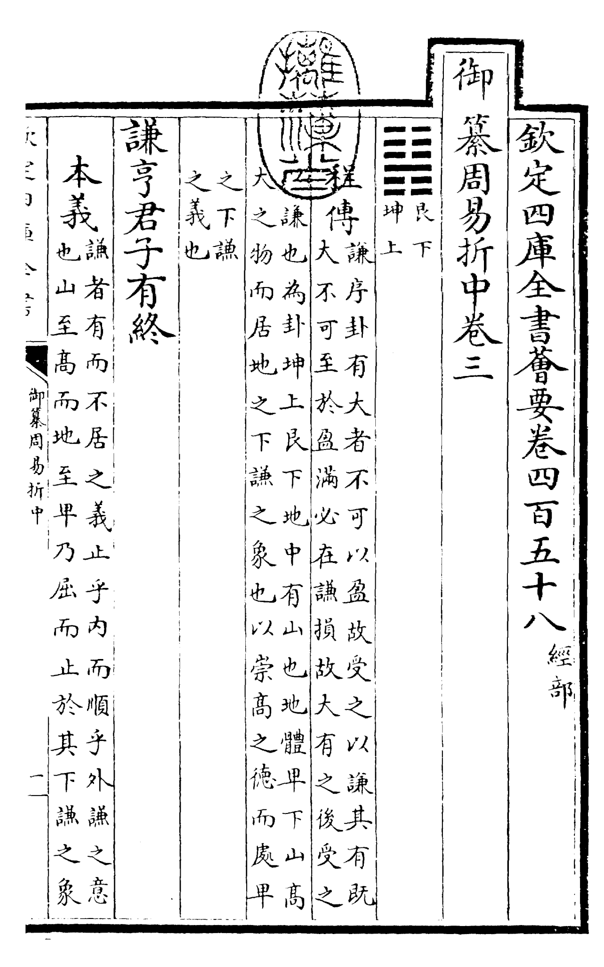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御纂周易折中卷三

䷎ 艮下坤上

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

程傳
謙也爲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

謙亨君子有終

本義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内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

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程傳　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集說　馮氏椅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為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於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為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為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指也

彖傳義釋卦名皆不取九三之義實則成卦之由在於九三以豫卦反觀可見也夫子彖傳所以不舉者因周公爻辭與彖辭同則三為成卦之主其義易見爾馮氏之說可相補備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本義 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程傳 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為謙謙未見其失也

集說 荀氏爽曰初最在下故曰謙謙也○胡氏一桂曰涉川貴於遲重不貴於急速用謙謙之道以涉川只是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無一失故吉○胡氏炳文曰謙主九三故三爻辭與卦辭皆稱君子有終初亦曰君子何也三在下卦之上勞而能謙在上之君子也初在下卦之下謙而又謙在下之君子也在上者尊而光在下者卑而不可踰皆所

以為君子之終也用涉大川吉雖用以濟患可也况平居乎

六二鳴謙貞吉

本義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　程傳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顔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　集說蘇氏軾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為謙者三六二其鄰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於謙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本義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

如其應矣

程傳 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人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惟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

集說 王氏弼曰處下體之極履得其位上下無陽以分其民衆陰所宗尊莫先焉上承下接勞謙匪懈是以吉也○王氏宗傳曰謙之成卦在此一爻故卦之德曰君子有終而九三實當之○胡氏炳文曰文王卦辭曰謙亨君子有終周公於三之爻辭以吉代亨字謙之上加一

勞字蓋謙非難勞而能謙為難九三之勞當在上位而位止於下所謂勞而能謙者也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之占辭蓋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〇吳氏曰慎曰諸儒皆以君子有終為句然據初六謙謙君子則此爻當勞謙君子為句象傳明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

本義 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程傳 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

集說 梁氏寅曰六四柔而得正

上而能下可謂謙矣无不利矣然處近君之地在功臣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也世之人臣固有執柔守正不與物競者矣然或闇於事理辭受失宜無功而受其祿無實而處其名若是者失謙之道矣不可以不戒也

案无不利撝謙本義作兩句程傳作一句觀夫子象傳則程說近是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本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程傳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

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益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

集說 楊氏萬里曰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歛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一卦謙德之盛也推不富之心則其臣鄰翕然嚮往不利哉利用侵伐姑舉其大者○胡氏炳文曰謙之一字自禹征有苗而伯益發之六五一爻不言謙而曰利用侵伐何也蓋不富者六五虛中而能謙也以其鄰者衆莫不服五之謙也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則征之固宜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本義 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程傳

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已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

集說楊氏時曰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已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邑國私於已者也征邑國自治也不用剛克而能勝已之私者未之有也○朱氏震曰征邑國者非侵伐也克已之謂也君子自克則誠誠則物無不應有不應焉誠未至也○朱子語類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曰老子言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何氏楷曰所征止於邑國毋敢侵伐亦謙之象

總論王氏弼曰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於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為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為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無應乘剛而皆無凶咎悔吝者以謙為主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信矣哉

○胡氏一桂曰謙一卦下三爻皆吉而無凶上三爻皆利而無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者謙之效固如此

坤下
震上

程傳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於地中及其動而

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為豫也

豫利建侯行師

本義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程傳 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謂之豫者取逸豫之義以和順而動動不違衆衆皆悅豫故謂之豫也動而衆悅故利建侯以順而動故可以行師也○丘氏富國曰屯有震無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無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

此合震坤成卦故兼之

初六鳴豫凶

本義 陰柔小人上有强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程傳** 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足必至於凶也 **集說** 石氏介曰四為豫之主初與之鳴發於聲也相應小人得志必極其情欲以至於凶形於聲鳴豫之甚也○蘇氏軾曰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已無以自樂而恃其配以為樂不得不凶○王氏應麟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龔氏煥曰豫之初六即謙上六

之反對故謙上六曰鳴謙豫初六曰鳴豫謙之上六應九三故鳴其謙豫之初六應九四故不勝其豫以

自鳴謙而鳴則吉豫而鳴則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本義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程傳　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惟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

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葢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

夫之望

集說 王氏宗傳曰凡人之情於逸豫之事心焉悅之必至於耽戀而不舍何者有所溺故也惟知幾之君子其視樂豫之事如將浼已斷而識之速而去之又豈俟終日也哉此其所以當豫之時而獲吉也○丘氏富國曰豫諸爻以無所係應者為吉豫初應四而三五比四皆有係者也是以為凶為悔為疾獨六二陰靜而中正與四無係特立於衆陰之中而無遲遲耽戀之意方其靜也則確然自守而介于石及其動也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其所居得正故動靜之間不失其正吉可知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本義 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程傳 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

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已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

集說 郭氏忠孝曰處豫之道戒在不能自立而優游無斷雖盱上視而悅之非介于石者也遲疑而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胡氏炳文曰二中而得正三陰不中正故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六三雖柔其位則陽猶有能悔之意然悔之速可也悔之遲則又必有悔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本義 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

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

程傳

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衆陰悅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惟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

集說

侯氏行果曰為豫之主衆陰所宗莫不由之以得其逸體剛心直志

不懐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合若以簪參之固括也○耿氏南仲曰九四為震之主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是以大有得也大有得而勿疑乃能協衆力以安其上猶簪之總衆髮以安其冠若自疑則衆斯睽矣未聞疑事而有功者也○梁氏寅曰由豫者言人心之和豫由四而致也處近君之地以剛而能求衆陰之所順附此所謂大有得也然人既樂從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曠大之度不為物我之私然後有以致人心之皆服故曰勿疑朋盍簪○蔡氏清曰九四由豫大有得矣又必戒以勿疑朋盍簪者誠以由豫任大責重難以獨力必得同德者以自輔自古以聖哲之資而居元臣之任者如舜則舉八元八凱伊尹周公皆有俊乂吉人之助諸葛孔明亦必開誠心以來諸賢之盖聖人命辭之意深矣哉○何氏楷曰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謂古冠服無簪按鹽鐵論神禹治

水遺簪不顧非簪而何即弁服之笄是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本義 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常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

程傳 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沈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五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

權去已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集說

王氏宗傳曰當逸豫之時恣驕侈之欲宜其死於安樂有餘也然乘九四之剛恃以拂弼於己故得恒不死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則六五之得九四得法家拂士也故雖當豫之時不得以縱其所樂唯不得以縱其所樂則恒不死宜也夫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時不得豫者見正於人也六五是也此豫之六爻惟六二六五所以不言豫焉○何氏楷曰六五以柔居尊當豫之時易於沈溺必戰兢畏惕常如疾病在身乃

得恒而不死所謂生於憂患者也

梁王氏何氏說深得爻義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程傳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况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集說王氏應麟曰冥於豫而勉其有

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案貞疾與成有渝兩爻之義亦相為首尾如人之耽於逸樂而不能節其飲食起居者是致死之道也苟使縱其欲而無病則將一病不支而亡也無日矣惟其常有疾也故常能憂懼儆戒而得不死也然所貴乎憂懼儆戒者以其能改變爾向也耽於逸樂昏冥而不悟殆將習與性成矣今乃一變所為而節飲食慎起居則可以復得其性命之理豈獨不死而已乎故於五不言无咎而於上言之所以終卦義而垂至戒也

☳☱ 震下兌上

程傳 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

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本義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己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

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程傳

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己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集說

石氏介曰凡隨之義可隨則隨若惟隨之務不以正道安得亨乎

彖以二體言之震剛下兌柔以卦畫言之剛爻下於柔爻六十四卦中惟此一卦此卦名為隨之第一義也其象則如以貴下賤以多問於寡乃堯舜所謂舍己從人者其義最大故其辭曰元亨又曰利貞无咎者明所隨必得其正所以終元亨之義也然則卦義所主在以己隨人至於物來隨己則其效也若以為

物所隨為卦名之本義則非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本義 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程傳 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集說 孔氏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穎達曰人心所主謂之官渝變也初九無應無所偏係可隨則隨是所執之志能渝變也惟正是從故貞吉也所隨不以私見善則往隨之以此出門交獲其功○房氏喬曰出門有功先擇後交○石氏介曰陽在二陰之下以剛下柔執不從之故出門則人從之○朱子語類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張氏清子曰官主也渝變也當隨之初剛來下柔為震之主震動也官有渝是主守有變動之象隨時而動有所變易不能係其無偏也故必變而從正則吉出門而交即同人于門之意得隨之正而不牽於私則有功而無失矣○俞氏琰曰隨之六爻專取相比相隨不取其應初九震體震以剛爻為主官也官雖貴乎有守然處隨之時不可守常而不知變也變者何趨時從權不以主自居也故曰官有渝初九乃成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

爻係者隨而舉戀不捨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陰柔而舉戀相隨不捨故皆言係

案陽為陰主故曰官夫陽為主而陰隨之者正也今以剛而下柔是其變也故曰官有渝然當隨而隨變而不失其正者也故可以得吉而出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本義 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程傳 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本義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程傳　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昚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

子之隨也 集說 虞氏翻曰陰隨陽三之上無應上係於四失初小子故係丈夫失小子〇王氏弼曰雖體下卦二已據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四俱無應亦欲於已隨之則得其所求矣故曰隨有求得也應非其正以係於人何可以妄故利居貞也初處已下四處已上故曰係丈夫失小子〇陸氏希聲曰三非正而隨其義可尚者以承陽為順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本義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程傳 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眾心皆隨於君若人心

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惟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惟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集說

虞氏翻曰謂獲三也○王氏弼曰處說之初下據二陰三求係己不距則獲故曰隨有獲也居於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於臣道故曰貞凶雖違常義心存公誠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郭氏雍曰六三隨有求得蓋適人而有得者九四隨有獲蓋以得人之隨為獲也夫尊近之臣勢疑於君又獲天下之隨守此為貞則凶矣是必有至誠

之道足以使天下無疑焉斯无咎○徐氏幾曰六三九四相比相從三言有得者得乎四也四言有獲者獲乎三也○龔氏煥曰隨卦諸爻皆以陰陽相隨為義三四皆無正應相比而相隨者也然六三上而從陽理之正也九四下為陰從固守則凶若心所孚信在於道焉以明自處何咎之有

案郭氏徐氏龔氏之說皆與卦意爻義相合龔氏尤簡明也

九五孚于嘉吉

本義 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程傳 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惟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

集說 楊氏萬里曰九五以陽剛居兌之中正為一卦說隨之主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

也吉孰大焉孚誠也嘉善也○王氏應麟曰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本義 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程傳 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于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

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他則過矣

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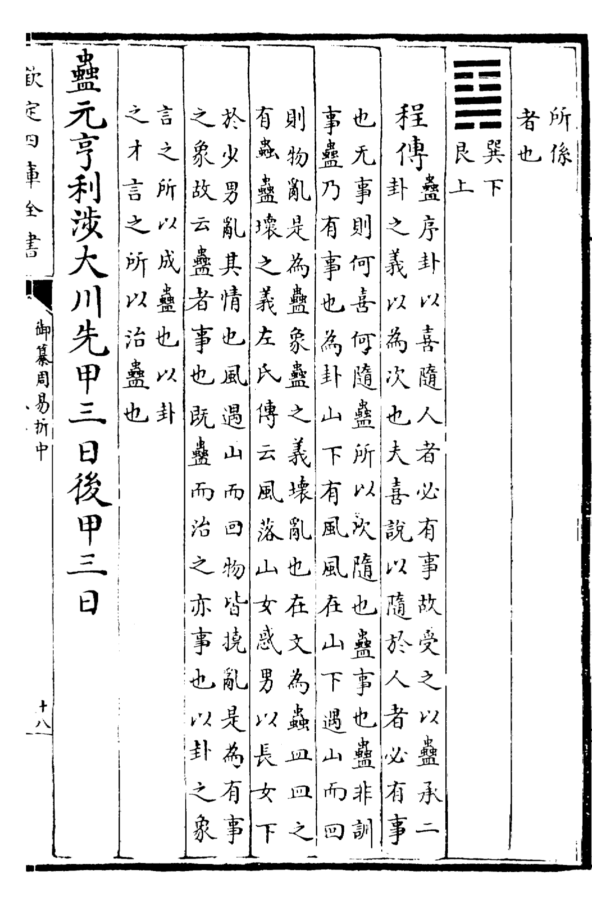
吕氏祖謙曰拘係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如有客詩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白駒詩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正合此爻○項氏安世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獨益作享讀者俗師不識古字獨於享帝不敢作亨帝也

案卦之初剛下於二柔則九五之剛亦下於上柔也而諸儒說兩爻義皆不及此故於九五孚嘉以為應六二猶可而於上六拘係則說得全無根據矣凡易中五上二爻六五下上九則有尚賢之義大有大畜頤鼎是也九五近上六則有比匪之義大過咸夬兌是也然九五上六相比不正之私情必於兌體取之者為其以相說而動易入於不正也獨此卦雖亦兌體而卦以剛下柔為義則九五上六有相隨之義非

不正也故於九五曰孚于嘉所以別於兊之孚于剥也於上六則不曰係小子亦不曰係丈夫而但曰拘係之下乃云王用亨于西山明乎其所係者王也凡易爻言王用亨者三皆謂王用如此爻者之人以亨于山川上帝也非謂其爻為王也蓋賢人者山川所生上帝所簡故使之主祭則百神享之而天受之又以見王者之克當天心無有大於用賢者爾此爻與蠱上義正反對當隨之時則拘係而不去當蠱之時則高尚而不事各惟其宜而已矣此豈縻於祿而彼豈遯乎世哉

總論 王氏宗傳曰隨之六爻其半陰也其半陽也陽剛之才則有所隨而無所係初九九四九五是也故初之有渝四之有獲五之孚于嘉此有所隨而無所係者也以柔從之才而當隨之時則均不免於有所係六二六三上六是也故二則係小子失丈夫三則係丈夫失小子上則曰拘係之此均不免於有

所係者也



巽下艮上

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

程傳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説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為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本義 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茍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

程傳 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

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變更也

集說 馬氏融曰十日之中唯稱甲者甲為十日之首蠱為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孔氏頴達曰蠱者事也有事營為則大得亨通有為之時利在拯難故利涉大川也甲者創制之令既在有為之時不可因仍舊令故用創制之令以治於人○又曰物既惑亂終致損壞當須有事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為事○集氏曰先甲三日殷勤告戒

後甲三日

丁寧宣布

象二體則陽卦居上隂卦居下六位則剛爻居上柔爻居下六十四卦中亦惟此卦隂陽剛柔不相交尊卑上下不相接則隔絶而百獘生萬事隳矣亦此卦名蠱之第一義也壞極則有復通之理但當弘濟艱難而不可狃於安維始慎終而不可輕於動故以利涉大川先甲後甲為戒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本義 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程傳 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

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爲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爲子幹蠱之大法也

集說 蘇氏軾曰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之蠱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胡氏炳文曰爻辭有以時位言者有以才質言者如蠱初六以陰在下所應又柔才不足以治蠱以時言之則爲蠱之初蠱猶未深事猶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其考可无咎矣然謂之蠱則已危厲不可以蠱未深而忽之也故又戒占者知危而能戒則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 程傳 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義黄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

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

集說 蘇氏軾曰陰之為性安無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者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以是為之難也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迹可以免矣○楊氏時曰或曰卦以五為君位而可以母言乎曰母者陰尊之稱如晉六二之稱王母小過六二之稱過其妣皆謂六五也○蔣氏悌生曰九二以陽剛而承六五之陰柔有母子之象但戒以不可貞則與幹父小異然以巽順而得中道亦善幹蠱者也○楊氏啓新曰子幹母蠱易於專斷而失於承順故戒以不可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本義 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程傳 三以陽剛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

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集說 趙氏汝楳曰二三之剛三有餘於幹初四五之柔四不足於幹重剛之才易失於太過則小悔固所宜也然蠱由以亨何大咎之有○胡氏炳文曰幹蠱之道以剛柔相濟為尚初六六五柔而居剛九二剛而居柔皆可幹蠱不然與其為六四之過於柔而吝不若九三之過於剛而悔故曰小有悔若不足其過於剛繼之曰无大咎猶幸其能剛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本義 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寛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程傳 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寛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集說 朱子語類云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劉氏彌邵曰强以立事為幹怠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以幹事今止者怠柔者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持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蠱耶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本義 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

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茍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集說 趙氏汝楳曰六五德位適剛柔之中用以幹蠱宜有休譽用譽則蠱之亨可知○熊氏良輔曰諸父稱幹蠱者皆幹前人已壞之事六五至於用譽則不特幹其事之已壞所謂立身揚名使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矣○鄭氏維嶽曰子有幹蠱之名則過歸於親幹蠱而親不失於令名是用譽以幹之也幹蠱之最善者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本義 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程傳 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

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狥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集說 石氏介曰在卦之終事成也在卦之上而無所承身退者也在外卦而心不累於內志之高者也○胡氏炳文曰初至五皆以蠱言不言君臣而言父子臣於君事猶子於父事也上九獨以不事王侯言者蓋君臣以義合也子於父母有不可自諉於事之外若王侯之事君子有不可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蠱而不為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蠱而不為僻○張氏振淵曰陽剛非遺

世不事事之人居蠱之終則無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故曰不事王侯然當事者以幹蠱為事不當事者以高尚為事故不曰無事而曰高尚其事

☷☱ 兌下坤上

程傳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本義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

傳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長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則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集說張子曰臨言有凶者易之於爻變陽至二便為之戒未過中已戒猶復霜堅氷之義及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

往不復過中之戒也○朱子語類問臨不特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程氏迥曰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王氏應麟曰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為否一云自子至未為遯一云自寅至酉為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為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胡氏炳文曰諸家臨字訓近訓大只見上臨下不見剛臨柔之意本義依如臨深淵之臨謂進而逼於淵此所謂臨者剛進而迫於柔也蓋復者陰之極而陽初來也臨者二陽皆來而迫於陰也故復亨而臨大亨復不言利貞者復是初陽之萌無有不善臨則二陽浸盛易至放肆故戒之也

初九咸臨貞吉

本義 卦唯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 程傳 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比它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它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葢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旣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也 集說 李氏舜臣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為咸而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者陰陽之氣相感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本義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程傳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 集說蔡氏清曰初九以剛得正而吉九二以剛中而吉剛中則貞無待於言也剛中最易之所善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程傳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

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集說 蘇氏軾曰樂而受之謂之甘○胡氏炳文曰彖唯取剛臨柔爻則初二外皆上臨下三兌體在二陽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節九五以中正為甘則吉此以不中不正為甘故无攸利憂者說之反能憂而改則无咎矣

案臨卦本取勢之盛大為義因其勢之盛大又欲其德業之盛大是此卦彖爻之意也初二以德感人故曰咸以德感人者蓋以盛大為憂而未嘗樂也六三說主德不中正以勢為樂故曰甘臨夫恣情於勢位則何利之有哉然說極則有憂之理既憂則知勢位之非樂而咎不長矣此爻與節三不節之嗟正相似皆兌體也

六四至臨无咎

本義 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程傳 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集說 王氏宗傳曰四以上臨下其與下體最相親故曰至臨以言上下二體莫親於此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本義 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程傳 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

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集說王氏申子曰中庸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故知臨為大君之宜六五以柔中之德任九二剛中之賢不自用其知而兼衆知為知之大是宜為君而獲吉也○胡氏炳文曰臨是以己臨人五虛中下應九二不任己而任人所以為知所以為大君之宜

上六敦臨吉无咎

本義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

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

集說 朱子語類云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楊氏啓新曰處臨之終有厚道焉教思无窮容保无疆者也如是則德厚而物無不載道久而化無不成

䷓ 坤下巽上

程傳 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為觀於下則為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

觀見隨時為義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本義 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内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宜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程傳 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

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集說

朱子語類云自上示下曰觀自下顒仰望也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或問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意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又云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

有初意矣○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問前說似好曰當以彖辭為定○馮氏椅曰卦疊艮之畫有門闕重複之象故取象於觀○龔氏煥曰易之名卦以陽為主在陽長之卦固主於陽而言在陰長之卦亦主於陽而言主於陽而言者所以扶陽也此四陰之卦不曰小壯而曰觀也四陽之卦有曰大過四陰之卦有曰小過者何陰可以言過而不可以言壯也然大過之四陽過而居中小過之四陰過而居外亦崇陽抑陰之意○梁氏寅曰盥而不薦誠以見其潔清之至而不輕自用耳猶中庸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聖人未嘗不言不動也而其敬其信則尤在於未言動之時故聖人之御天下也其政教之施民固無不化矣而其政教未施之時所以化民者尤有不言之妙焉蓋其篤恭之極如臨

大祭而孚誠之念存於中顒然之容見於外故下民之望之也其信從化服自有不知其然矣○蔡氏清曰平菴項氏云此但以盥而不薦象恭己無為耳愚謂恭己二字則說得無為二字雖通無為者聖人德盛而民自化不待有所為非不輕自用意也無為豈可用心乎雖堯舜亦不能自期於無為至於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則是觀之極致聖人之能事是則所謂無為者○林氏希元曰盥將以薦豈有不薦之理曰盥而不薦特以明敬常在之意耳盥而不薦就祭祀上說則有孚顒若亦是就祭祀上說為觀之意則在言表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本義 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

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程傳 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

集說 王氏弼曰觀之為義以所見為美者也故以近尊為尚遠之為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

本義 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程傳 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耳闚覘之觀雖少

見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為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童觀是茫然無所見小人日用而不知者也闚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也占曰利女貞則非大夫之所為可知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本義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程傳 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

求不失道故无悔吝以能順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時又居上體之下復是可退之地遠則不爲童觀近則未爲觀國居在進退之處可以自觀時可則進時不可則退故曰觀我生進退也○劉氏牧曰自觀其道應於時則進不應於時則退○朱子語類云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爲進退○王氏申子曰三處下之上上之下故有進退之象君子進退常觀乎時今不觀乎時而觀我生者蓋九五方以陽剛中正觀示天下則時不待觀也但觀吾之所有以爲進退可也○胡氏炳文曰他卦三不中多不善二居中多善而觀以遠近爲義故如此諸爻皆欲觀五惟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於進六三上下之間可進可退之地故不必觀五但觀我所爲而爲之進退本義謂占者宜自審蓋當進退之際惟當自審其所

為何如耳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本義 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為利於朝覲仕進也 程傳 觀莫明於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匡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集說 劉氏定之曰九五大

君觀己所為以儀型天下初居陽而去五遠所觀不明如童子二居陰而去五遠所觀不明如女子唯四得正而去五近所觀最明故曰觀光賓王葢諸爻皆就五取義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本義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

程傳 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己而已觀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己之所為政治未善不能免於咎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九五居尊為觀之主四海之内由我而化我教化善則天下有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故觀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風者則无咎也

○朱子語類云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王氏申子曰五陽剛中正居尊位以觀天下此君子之道也天下皆仰而觀之在五又當觀己之所行必一出於君子之道然後可以立身於無過之地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本義　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畧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

程傳　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已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集說　王氏弼曰觀我生自觀其

道者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不在於位最處上極高尚其志為天下所觀者也處天下所觀之地可不慎乎故君子德見乃得无咎

案上九觀其生似只是承九五之義而終言之爾蓋九五正當君位故曰我上非君位而但以君道論之故曰其辭與九五無異者正所以見聖人省身察己始終如一之心故象傳發明之曰志未平也

總論

朱子語類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居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耶曰上二爻意自别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底意思

離上
震下

程傳　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洽矣噬嗑者

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本義 噬嗑也嗑合也物有間者嚙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嚙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嚙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程傳 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

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集說　李氏舜臣曰噬嗑震下離上天地生物有為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本義　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程傳　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初與上无

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為无陰陽之位陰陽係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集說 王氏弼曰居無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凡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俞氏琰曰校獄具也初在下趾象也滅沒而不見也以剛物加於著屨之足而沒其趾故曰屨校滅趾懲之於小戒之於初則不進於惡故无咎○姜氏寶曰滅沒也言屨校於足而遮沒其趾非傷滅其趾之謂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本義 祭有膚鼎葢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乗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程傳 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齧人之肌膚為易入也滅没也深入至没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乗初剛是用刑於剛强之人刑剛强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强義不相妨

集說 孔氏穎達曰六二處中得位是用刑者膚是柔脆之物以喻服罪受刑之人也乗剛而刑未盡順噬過其分故至滅鼻言用刑太深也刑中其理故无咎○胡氏炳文曰噬而言膚腊胏肉者取頤中有物之象也各爻雖取所噬之難

易而言然因各爻自有此象故其所噬者因而為之象耳六二柔而中正故所治如噬膚之易入初剛未服不能無傷然始雖有傷終可服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本義 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

程傳 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强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肉因六柔取象腊因三

剛取象六二柔居柔故所噬象膚之柔六三柔居剛故所噬象腊肉柔中有剛比之二難矣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者中正不中正之分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

本義

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傳

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

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為善

集說陸氏績曰金矢者剛直也

噬胏雖難終得申其剛直也○楊氏時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者以爻言則居近君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易之取象不同類如此○王氏宗傳曰以一卦言之則九四頤中之物也所以為强梗者也以六爻言之則九四剛直之才也所以去强梗者也肉之附骨者謂之胏而又乾焉亦最難噬者也然三之於腊肉則遇毒而四之於乾胏則無是患者剛柔之才異也○丘氏富國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為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他爻不與焉爻以四之剛為主故曰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吉之言獨歸之四而他爻謂之无咎也主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胡氏炳文曰離為乾卦故為乾胏腊肉肉藏骨柔中有剛六三柔居剛故所噬如之乾胏骨連肉剛中有柔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三遇毒所治之人不服也四得金矢其人服矣然必艱難正固乃无咎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本義　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黄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　程傳　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胏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為間甚大非易嗑也故為噬乾肉也得黄金黄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黄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懐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之

時豈可不貞固而懐危懼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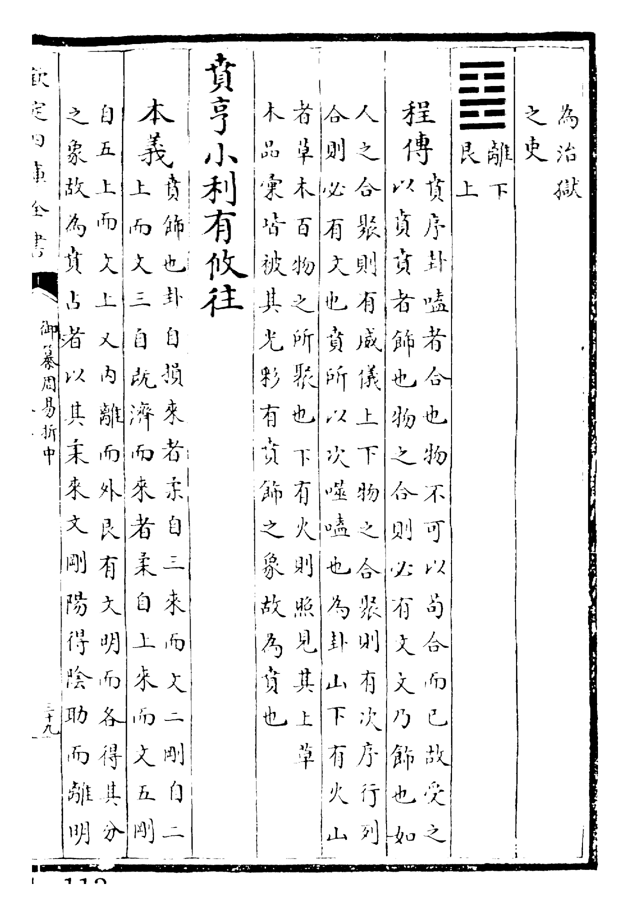
集說

朱子語類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李氏過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胡氏炳文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胏一節難於一節六五噬乾肉則易矣五君位也以柔居剛柔而得中用獄之道也何難之有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為小獄為大四於訟獄兼得大小兼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于庶獄是也○谷氏家杰曰四先艱而後貞者先以艱難存心而後出入罔不得其正此獄未成之前詳審之法人臣以執法為道也五先貞而後厲者雖出入無不得正而猶以危厲惕其心此獄既成之後欽恤之仁人君以好生為德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本義 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集說 郭氏雍曰初上滅字或以為刑獨孔氏訓沒屨校桎其足桎大而滅趾何校械其首械大而沒耳也或以滅耳為刵滅鼻為劓滅趾為剕書註劓刵輕刑呂刑剕辟為重故漢斬趾同於棄市方初九小刑固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以是知三者言滅皆非刑也

總論 李氏過曰以六爻之位言之五君位也為治獄之主四大臣位也為治獄之卿三二又其下也



為治獄之吏

☶☲ 離下艮上

程傳 賁序卦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本義 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

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

程傳

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集說

王氏申子曰徒質則不能亨質而有文以加飾之則可亨故曰賁亨然文盛則實必衰苟專尚文以往則流故曰小利有攸往小者謂不可太過以滅其質也○梁氏寅曰賁者文飾之道也有質而加之文斯可亨矣朝廷文之以儀制而亨焉賓主文之以禮貌而亨焉家人文之以倫序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有質者無不待於文也文則無不亨也然既亨矣而曰小利有攸往何也文飾之道但加之文采耳非能變其實也故文之過盛非所利也但小利於有往而已矣世之不知本者或忘其當務之急而屑屑焉於文飾雖欲其亨亦安得而亨乎○張氏振淵曰離德文明莫掩則無徑情直行之弊行之可通故亨艮

德止而不過又有不盡飾之象焉故用文者亦但可少有所飾不可務為盡飾以戕其本真故曰小利有攸往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本義 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程傳 初九以陽剛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

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因趾與行為義也

六二賁其須

本義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程傳 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唯繫於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為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

集說 王氏弼曰得其位而無應三亦無應俱無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為物上附者也故曰賁其須○朱氏震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夫文不虛生須生於頤須所以賁其頤也○俞氏琰

曰二無應而比三三亦無應而比二故與之相賁賁以柔來文剛故亨文當從質非質則不能自飾陰必從陽非陽則不能自進六二純柔必待九三之動而後動故曰賁其須○蔣氏悌生曰六以二居中故有賁須之象須於人身無損益於軀體但可為儀表之飾周旋揖讓進退低昂皆隨面貌而動使人儀舉者文采容止可觀故象曰與上興也○何氏楷曰須陰血之形而柔所以文剛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於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於頤也大抵剛為質柔為文文不附質焉能為文故二必賁其須以從三五必賁于丘園以從上聖人右質左文之意於此可見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程傳三處文明

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為賁之盛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互坎有濡義亦有陷義既未濟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貞也能永其貞則二陰於我為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為陷溺之濡矣○俞氏琰曰九三處六二六四之間故曰賁如濡如文過則質喪質喪則文弊要當永以剛正之德固守則吉○潘氏士藻曰三本剛正特慮其為二陰所陷溺未免有滅質之患故有永貞之戒○何氏楷曰以一剛介二柔之間賁之盛者也曰濡如者猶詩言六轡如濡謂所飾之文采鮮澤也然受物之飾恐為物溺故戒之曰永貞吉長守其陽剛之正而不為陰柔所溺則不至

以文減質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本義 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程傳 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

集說 朱子語類云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胡氏炳文曰屯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

不可以緩○俞氏琰曰髪白為皤馬白為翰禮記云商人尚白戎事乘翰鄭氏註云翰馬白色也四當賁道之變文返於質故其象如此○梁氏寅曰六四在離明之外為艮止之始乃賁之盛極而當反質素之時也故云賁如皤如夫初之舍車為在下而無所乘故也四在九三之上則有所乘矣故云白馬翰如人既質素則馬亦白也○蘇氏濬曰六四一爻當以白賁之義推之四與初相賁者也以實心而求於初不為虛飾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風而已

案程傳沿註疏之説本義又沿程傳之説皆以為初四相賁而為三所隔故未得其賁而皤然也然朱子語類以無飾言之則已自改其説矣故以後諸儒皆以皤白為崇素返質之義實於卦意為合○又案易中凡重言如者皆兩端不定之辭故屯如邅如者欲進而未徑進也此三爻賁如濡如者得陰自賁又慮

其見濡也此爻賁如皤如者當賁之時既外尚乎文飾而下應初剛又心宗乎質素兩端未能自決象傳謂之疑者此也白馬翰如指初九也已有皤如之心故知白馬翰如而來者匪寇也乃巳之婚媾也凡言匪寇婚媾皆就上文所指之物而言也二睽上與此正同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本義 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程傳 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繫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

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而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翦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翦裁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翦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頓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為可吝耳然亨其功終為吉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曰某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為盛多之貌非也戔戔者淺小之意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又云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戔戔是狹小不足之意以字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貝則為賤從金則為錢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意○問六

五是在艮體故安止於丘園而不復外賁之象曰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胡氏炳文曰不賁於市朝而賁于丘園敦本也束帛戔戔尚實也○潘氏士藻曰五居中履尊下無應與而上比文柔之剛得止之義以成賁之道故有賁于丘園之象○何氏楷曰比於上九剛陽之賢受賁於上九者也丘園指上上陽剛而處外乃賢人隱丘園之象據彖曰剛上文柔則六五乃上所賁者矣所謂賁于丘園猶曰受賁飾於丘園也按昏禮納帛一束束五兩注十端為束束帛戔戔其儀文雖薄然終與上合志而吉

上九白賁无咎

本義 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

偽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

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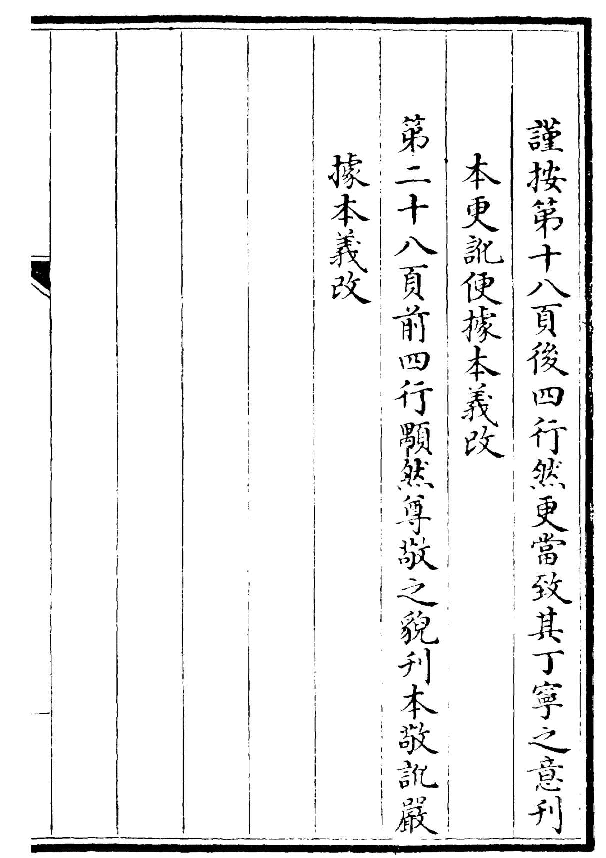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問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無飾矣盖皆賁極之象也○王氏申子曰上以陽剛為成卦之主居艮止之極當賁道之終止文之流於終終則返而質矣故賁道成而無弊無弊故无咎○熊氏良輔曰白賁云者終歸於無所飾也賁之取義始則因天下之質而飾之以文終則反天下之文而歸之於質○胡氏炳文曰賁上卦言白馬言束帛戔戔終言白賁雜卦曰賁无色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蔣氏悌生曰六五上九皆欵尚質素以白為賁素以為絢之意上九處無位之地高尚其事不尚華飾以質素為賁甘受和白受采

其賢於五采彰施遠矣

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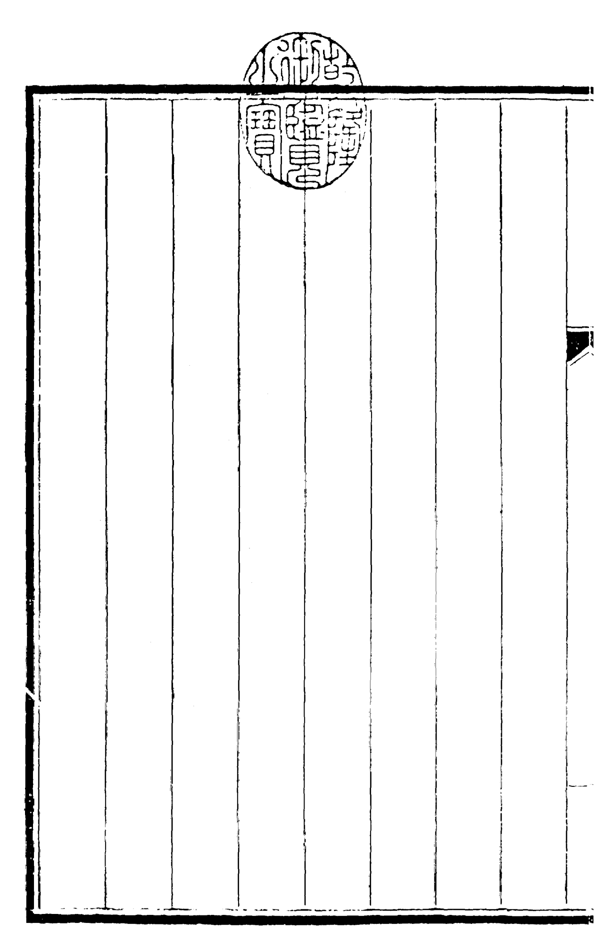
丘氏富國曰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無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翰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龔氏煥曰賁之為言飾也謂飾以文華也然以六爻考之初之舍車而徒五之丘園上之白賁皆質實而不事文華者也四之皤如賁於初二之賁須附於三唯三之賁如濡如乃賁飾之盛而即有永貞之戒者懼其溺於文也如是則古人之所賁者未始事文華也亦務其本實而已本實既立文華不外焉徒事文華不務本實非古人所謂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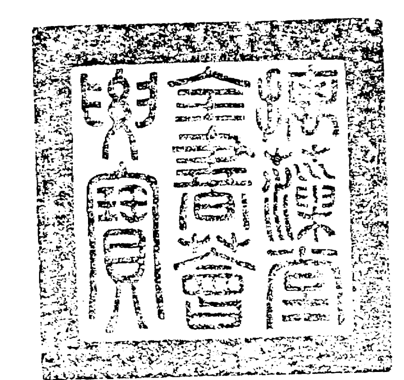
御纂周易折中卷三



謹按第十八頁後四行煞更當致其丁寧之意刊本更訛便據本義改

第二十八頁前四行顒然尊敬之貌刊本敬訛嚴據本義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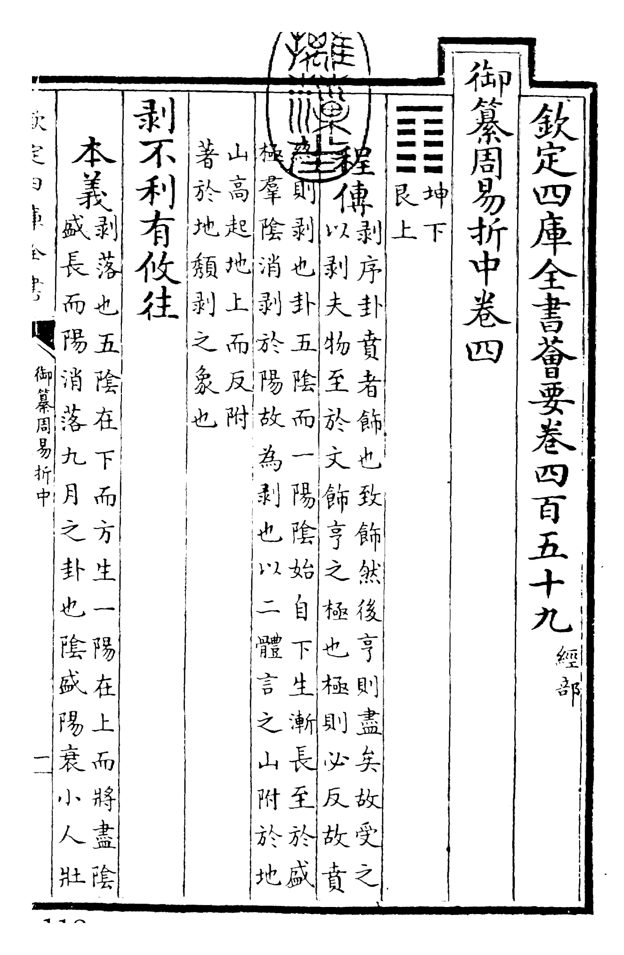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百五十九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四

䷖ 坤下艮上

剥

程傳剥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剥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剥於陽故為剥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頹剥之象也

剥不利有攸往

本義剥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

而君子病又內坤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程傳**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跡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本義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程傳**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滅於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集說**俞氏琰曰陰之消陽自下而進初在下故為剝牀而先以牀足滅於下之象當此不利有攸往之時唯宜順時而止耳貞凶戒占者固執而不知變則凶也

案俞氏之說是以蔑字屬上句讀蓋自象傳滅下看出亦可備一說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本義 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程傳** 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剥至於辨愈滅於正也凶益甚矣 **集說** 俞氏琰曰既滅初之足於下又滅二之辨於中則進而上矣得此占者若猶固執而不知變則其凶必也

六三剥之无咎

本義 衆陰方剥陽而己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程傳** 衆陰剥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剥之時為无咎者也三之為可謂善矣不言

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

集說 荀氏爽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無剝害意是以无咎

○王氏弼曰與上為應羣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无咎○胡氏炳文曰剝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不許以吉剝六三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許之可也剝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無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案王氏程子皆以剝之无咎連讀言此乃剝時之无咎者也玩本義似以剝之為剝去其黨

六四剝牀以膚凶

本義 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程傳** 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

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以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本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程傳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

集說張子曰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方得處剝之善下無剝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熊氏良輔曰卦本為陰剝陽而陽凶爻則以剝陽而見凶故五則以

順上為无不利三則以應上為无咎而上則有碩果得輿之象焉○張氏振淵曰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則告陽以制陰之道曰畜臣妾剥陰長已極不可制矣則教陰以從陽之道曰以宫人寵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本義一陽在上剥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剥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程傳諸陽削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閒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剥為坤陽來為復陽未甞盡也剥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為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集說程子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中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楊氏文煥曰貫魚者衆陰在下之象也碩果者一陽在上之象也○胡氏炳文曰乾為木果衆陽皆變而上獨存有碩果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碩果

專以象言得輿剝廬兼占而言牀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剝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蔡氏清曰易固為君子謀然其為君子謀者亦所以為小人謀也觀小人剝廬之辭可見蓋道理自是如此天地閒豈可一日無善類哉不然人之類滅矣可見聖人非姑為是抑彼以伸此也○喬氏中和曰碩果不食核也仁也生生之根也自古無不朽之株有相傳之果

此剝之所以復也

䷗ 震下坤上

程傳 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為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

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善之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本義 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

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程傳

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

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反復其道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集說

房氏喬曰出入无疾害之者喜陽氣之復朋來无罪咎之者欲衆陽漸進之意○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夬次姤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始者○鄭氏剛中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於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為戒故曰八月○朱子語類云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胡氏炳文曰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專言一陽往來其數如此○林氏希元曰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辦君子有為於天下必與其類同心共濟故復重朋來而泰重彙征○張氏振淵曰反復其道猶云反復計

其程道也此二句正見天運自有定期君子不可不善承之耳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本義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祇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祇陸德明音支玉篇五經文

字羣經音辨並見衣部

集說 楊氏時曰初九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未形而復其復不遠矣故不至於悔而元吉○俞氏琰曰初居震動之始方動即復是不遠而復復之最先者也故不至於悔而元吉

六二休復吉

本義 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程傳** 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本義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程傳 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集說 郭氏忠孝曰唯君子能久於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與夫回之為人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趙氏汝楳曰三為震動之極故曰頻厲危也即人心惟危之危

六四中行獨復

本義 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程傳 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閒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中行獨復者處於上卦之下上下各有二陰己獨應初居在衆陰之中故云中行獨自應初故云獨復○繆氏昌期曰中即中以自考中字獨即中庸慎獨之獨四能以中而行而於獨知之中懍然自覺所謂復以自知也蓋復之所以為復全在初爻猶人之初念也五陰皆復此而

已惟四在陰中有
所專向故發此義

六五敦復无悔

本義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
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程傳**六五以中順之
德處君位能敦
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
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
悔而
已　**集說**項氏安世曰臨以上六為敦臨艮以上九
為敦艮皆取積厚之極復於五即言敦復
者復之上爻迷而不復故復至五而極也卦中復者
五爻初最在先故為不遠五最在後故為敦○蔡氏
淵曰敦厚也坤象復主初陽五雖與初無係而處位
得中能自厚於復者也可以无悔○李氏簡曰初九
陽剛君子之道也相應相比者復之易二與四是也
遠而非應者復之難六五所以稱敦復敦復者厚之

至也不與初應本當有悔以其能復是以无悔○胡氏炳文曰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復則可无悔矣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與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本義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

程傳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已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

集說徐氏幾曰上六位高

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無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楊氏啟新曰心為天君以其國君言喪失其本心也○何氏楷曰坤本先迷今居其極則迷之甚矣言迷復即昏迷而不知所復之謂行師以下皆假象以喻一心不能馭衆動徇物必至喪天君也

總論 胡氏炳文曰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則遠而不復敦復與頻復相反敦無轉易頻則屢易獨復與休復相似休則比初獨則應初也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

䷘ 震下乾上

程傳 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本義 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為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為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程傳 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為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無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無

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無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問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無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無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者過之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丘氏富國曰惟其无妄所以無望也若其處心未免於妄則無道以致福而妄欲徼福非所謂無望之福有過以名災而妄欲免災非所謂無望之災此皆未免容心於禍福閒非所謂无妄也若真實无妄之人則純乎正理禍福一付之天而無苟得倖免之心也○胡氏炳文曰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為真實无妄之謂此解无妄則以為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無所期望之意矣○胡氏居仁曰无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其實理之自然無一毫私意造為故出乎實理无妄之外則為過眚循此實理无妄而行之則吉无不利不幸而災疾之來亦守此无妄之實理而不足憂卦辭爻辭

皆此意

初九无妄往吉

本義 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九以陽剛為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實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集說 蘭氏廷瑞曰初則當行終則當止行止適當則无妄不妄則吉无妄之初當行者也故往則有吉无妄之終當止者也故行則有眚○胡氏炳文曰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本義於此曰以剛在內誠之主也主字最有力蓋妄者誠之反也誠之主如此妄自然无矣如此而往其吉固宜○何氏楷曰此爻足蔽无妄全卦震陽初動誠一未分是之謂

无妄以此而往動與天合何不吉之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本義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為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也

程傳 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

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甞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程傳爻辭恐未明白竊謂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傳移之以解爻辭則可曰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傳言不計利○陳氏埴曰伊川大意只謂不為穫而耕不為畬而菑凡有所為而為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經文中不如此下語故易傳中頗費言語始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則似以耕菑為私意中謂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非心造意作則以耕穫菑畬為非私意終謂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為則又似以穫畬為私意三說不免自相抵捂所以本義但據經文直說謂無耕穫菑畬之私心○

胡氏炳文曰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畬者墾而熟之也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穫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畬不耕穫不菑畬諸家以為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惟本義以為始終無所作為之象而必曰因時順理者理本自然無所作為自始至終絶無計功謀利之心故其占曰利有攸往○林氏希元曰田必耕然後穫必菑然後畬其耕也正以望穫其菑也正以望畬豈有不耕穫不菑畬之理為此語者特以明自始至終絶無營為計較之心焉耳○何氏楷曰人之有妄在於期望不耕穫者不方耕而即望有其穫也不菑畬者不方菑而即望成其畬也學者之除妄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矣故曰則利有攸往言必如此而後利也

案何氏說與傳義頗異質諸夫子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訓則於理尤長且象傳以未富釋之正謂其無

望獲之心未必以耕為可廢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本義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程傳 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為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為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

以為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己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集說關氏朗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非災之也運數適然非己妄致乃无妄之災○朱子語類云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無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胡氏炳文曰匪正有眚人自為之也无妄之災天實為之也六爻皆无妄三之時則无妄而有災者也雜卦曰无妄災也其此之謂與

九四可貞无咎

本義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為之占也程傳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

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為正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為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貞正而固也曰利貞則訓正字而兼固字之義曰不可貞則專訓固字而無正字之義九四陽剛健體下無應與可貞正守之而其占不可有為也○何氏楷曰四剛陽而居乾體本自无妄者也可貞固守此則无咎初九之无妄往吉行乎其所當行者也九四之可貞无咎止乎其所當止者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本義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為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惟戒在動動則妄矣

案勿者禁止之辭言无妄矣而偶有疾則亦順其自然而氣自復勿復用藥以生他候如人有无妄之災則亦順其自然而事自平勿復用智以生他咎也凡易中言勿者皆同義此爻之疾與六三之災同然此

曰有喜者剛中正而居尊位德位固不同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本義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 集説龔氏煥曰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循是理則吉拂是理則凶初往吉二利有攸往循是理而動者也四可貞无咎守是理而不動者也三有災五有疾不幸而遇無故非意之事君子亦聽之而已守是理而不為動者也或動或靜惟理是循所以為无妄上九居无妄之極不可有行若不循理而動則反為妄矣其有眚而不利也宜哉○何氏楷曰彖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

總論 胡氏炳文曰六爻皆无妄也特初九得位而為震動之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有眚无攸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

䷙ 乾下艮上

程傳 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本義 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

程傳 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聚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

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集說 朱子語類云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傳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胡氏炳文曰不家食是賢者不畜於家而畜於朝涉大川又似有畜極而通之意要之兩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為三不必泥而一之也

初九有厲利已

本義 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

程傳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

集說 蔡氏清曰初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故戒之云進則有厲惟利於已也若九二之處中能自止而不進者也則以其所能言之曰輿說輹

九二輿說輹

本義 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

程傳 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

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說去輪輹謂不行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鋭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 程傳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其鋭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志既鋭於進雖剛明有時而

失不得不戒也集說項氏安世曰初九在初故稱童牛九二以剛居柔無勢故為豶豕九三純乾故為良馬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程傳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槩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

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大畜下卦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卦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為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六五豶豕之牙吉

本義 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程傳 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

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脩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脩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本義　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予聞之胡先生

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空虛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集說 張氏浚曰剛在上為何何謂勝其任○王氏宗傳曰彖傳曰剛上而尚賢則上九是也以陽德而居五之上為五所尚此所以有何天之衢之象天衢通顯之地也下之三陽由己上進故九三曰良馬逐又曰上合志也此賢者之道所以亨也何如何校之何釋文曰梁武帝讀音賀是也言以身任天下之責當畜賢之時為五所尚主張賢路賢者之得志莫盛於斯也○吳氏澄曰後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荷天衢以元亨何作荷何天之衢其辭猶詩言何天之休何天之龍大畜者一陽止於外而三陽藏畜於內畜極則散止極則行故上九雖艮體至

畜之終則不止而行也○胡氏炳文曰隨畜隨發不足為大畜惟畜之極而通豁達無礙如天衢然此不徒為仕者之占大學章句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者亦是此意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之可也○蔡氏清曰觀畜極而通之意則知君子患屈之未至耳不患其不伸也

案何字程傳以為誤加本義以為發語而諸家皆以荷字為解義亦可從蓋剛上尚賢者惟上九一爻當之且為艮主是卦之主也故取尚賢之義則是賢路大通卦所謂不家食者此已取艮主之義則能應天止健卦所謂涉大川者此已故天衢者喻其通也荷天之衢者言其遇時之通也雜卦云大畜時也正謂此也吳氏引商頌之詩者語意尤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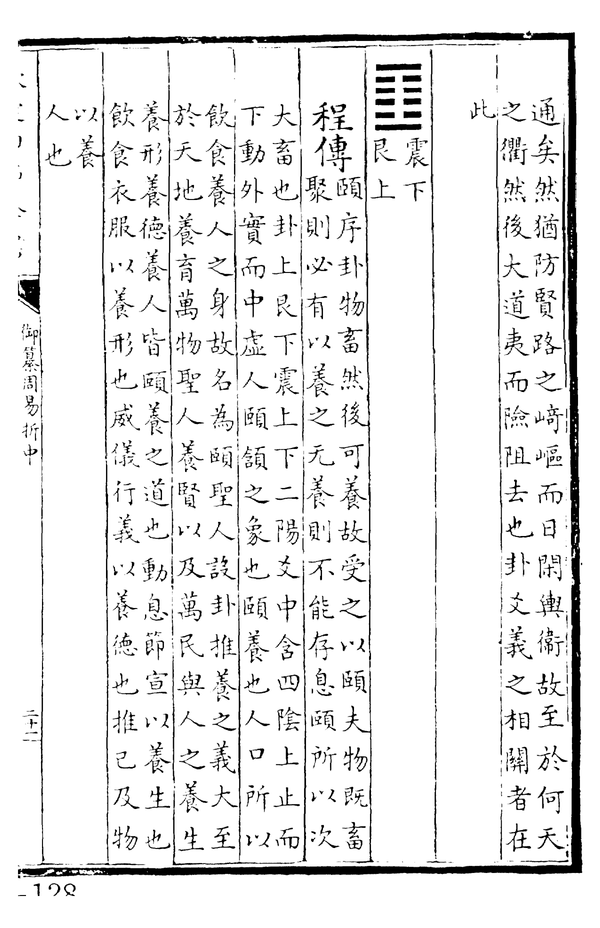
總論 胡氏炳文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獨三

與上居内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葉氏良佩曰卦彖兼取畜止畜聚二義大象專取畜聚義六爻專取畜止義初九進則有厲惟利於已知難而止者也九二處得中道能説輹而不行時止而止者也

九三與上合志其進也如良馬之馳逐此畜極而通之象然猶以艱貞閑習為戒者慮其可進而鋭於進也六四當大畜之任能止惡於初若童牛始角而加之以牿則大善之吉也六五制惡有道得其機會故其象為積豕之牙其占雖吉然比之於四則有間矣

或問六四元吉傳曰有喜六五之吉乃曰有慶何也曰論為力之難易則四為易故曰元吉論其功之廣狹則五為廣故曰有慶上九之亨畜極而大通也故以天之衢為象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其斯以為道大行乎

案有厲説輹則猶家食者也阻於大川者也牿牛豶豕則猶治不肖者也弘濟艱難者也至良馬逐則漸



通矣然猶防賢路之崎嶇而日閑輿衛故至於何天之衢然後大道夷而險阻去也卦爻義之相關者在此

震下
艮上

程傳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本義 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程傳 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集說

朱子語類云養須是正則吉觀頤是觀其養德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其養身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林氏希元曰人之所養有二一是養性一是養身二者皆不可不正觀其所養之道如大學聖賢之道正也異端小道則不正矣又必自求其口實如重道義而畧口體正也急口體而輕道義則不正矣皆正則

吉不正則凶○陳氏琛曰集義以養其氣寡欲以養其心守聖道而不溺於虛無崇聖學而不流於術數則所以養德者正矣窮而不屑於嗟蹴達而不至於素餐不以貧賤飢渴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汩其性則所以養身者正矣○陸氏銓曰觀頤即考其善不善自求口實即於已取之而已矣

案陸氏說與傳義異蓋云觀其所養者以自求養而已如所養者德乎則當自求其所以養德之道如所養者身乎則當自求其所以養身之方與夫子彖傳語意尤合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本義 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

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朶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朶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耳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説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朶頤為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

集説 王氏弼曰朶頤者嚼也以陽處下而為動始不能令物由己養動而求養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羡我朶頤而躁求凶莫甚焉 ○蘇氏軾曰養人者陽也養於人者陰也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陽而伏於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而無待於物者如龜也不能守之而觀於四

見其可欲朶頤而慕之爲陰之所致也故凶○鄭氏汝諧曰頤之上體皆吉而下體皆凶上體止也下體動也在上而止養人者也在下而動求養於人者也動而求養於人者必累於口體之養故雖以初之剛陽未免於動其欲而觀朶頤也○何氏楷曰初與上陽剛之德同而吉凶不同者初為動之主上為止之主養道宜靜故也

附録

項氏安世曰頤卦惟有二陽上九在上謂之由頤固為所養之主初九在下亦足為自養之賢靈龜伏息而在下初九之象也朶頤在上而下垂上九之象也上九為卦之主故稱我羣陰從我而求養固其所也初九本無所求乃亦仰而觀我有靈而不自保有貴而不自珍宜其凶也

初九本靈本貴聖人以其為動之主居養之初故深戒之以明自養之道

案項氏以觀我朶頤為上九亦備一説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本義　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程傳　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于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於初若求頤於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

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集說 項氏安世曰二五得位得中而不能自養反由頤於無位之爻與常經相悖故皆為拂經上艮體故為于丘○黃氏幹曰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為顛求養於上則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為句拂經于丘頤為句征凶則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為正應然是求於上以養己故凶六四顛頤固與初為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而吉六五拂經是比於上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貞而亦吉

案項氏黃氏說深得文意可從本義雖從程傳以征凶屬之丘頤然至其解象傳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則曰初上皆非其類也則亦以征凶總承兩義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本義 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頤之道惟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集說** 張子曰履邪好動繫説於上不但拂頤之經而已害頤之正莫甚焉故凶○楊氏時曰頤正則吉六三不中正而居動之極拂頤之正也十年勿用則終不可用矣何利之有○鄭氏汝諧曰三應於上若得所養而凶莫甚於三蓋不中不正而居動之極所以求養於人者必無所不至是謂拂於頤之正凶之道也十年勿用无攸利戒之也因其多欲妄動示之以自反之理作易之

本意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本義 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

程傳 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為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眈眈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

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己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

集說

蘇氏軾曰自初而言之則初之見養於四為凶自四言之則四之得養初九為吉○游氏酢曰以上養下頤之正也若在上而反資養於下則於頤為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為顛頤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四顛頤而吉而二則征凶也○朱子語類問音辯載馬氏曰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為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吳氏澄曰自養於內者

莫如龜求養於外者莫如虎故頤之初九六四取二物為象四之於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而後可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歇如是則於人不貳於己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林氏希元曰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道求益之心不繼則纔有所得而遽自足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本義 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

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集說 丘氏富國曰豫五不言豫以豫由乎四也頤五不言頤以頤由乎上也○林氏希元曰不能養人而反賴上九以養於人故其象為拂經言反常也然在己不能養人而賴賢者以養亦正道也故居貞而吉若不用人而自用則任大責重終不能勝如涉大川終不能濟故不可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本義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程

傳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已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已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茍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

集說王氏弼曰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為主必宗於陽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李氏舜臣曰豫九四曰由豫者即由頤之謂也由豫在四猶下於五也而已有可疑之迹由頤在上則過中而嫌於不安故厲○丘氏富國曰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於陽者然養之權在上是二陽爻又以上為主而初陽亦求養者也故直於上九一爻曰由頤焉

總論吳氏曰愼曰養之為道以養人為公養己為私自養之道以養德為大養體為小艮三爻皆養人者震三爻皆養己者初九六二六三皆自養口體私而小者也六四六五上九皆養其德以養人公而大者也公而大者吉得頤之正也私而小者凶失頤之貞也可不觀頤而自求其正耶

☱☴巽下兌上

程傳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為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為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時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本義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程傳 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檩

集說王氏宗傳曰天下之事固有正理豈可過耶然古今固有所謂非常之事者以理而論亦無非君子之時中特其事大勢重不常見爾○朱子語類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合當如此作便是合義○胡氏一桂曰或疑頤與大過對者也何不名為小過中孚與小過對者也何不名為大過蓋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陰在外言此是聖人內陽外陰之意○胡氏炳文曰既曰棟橈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橈以卦象言也利往而後亨是不可無大有為之才而天下亦無不可為之事以占言也○何氏楷曰棟說文謂之極爾雅謂之桴其義皆訓中也即屋之脊檁惟大過是以棟橈是以利有攸往惟有攸往是以亨翼傳乃

字當玩卦辭言棟橈指二三四五言也爻辭專及三四者舉中樞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本義 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愼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

程傳 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愼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愼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愼之道也愼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愼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為重愼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愼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愼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

集說 胡氏瑗曰為事

之始不可輕易必須恭慎然後可以免咎況居大過之時是其事至重功業至大尤不易於有為必當過分而慎重然後可也苟於事始慎之如此則可以立天下之大功興天下之大利又何咎之有哉○朱氏震曰茅之為物薄而用重過慎也過慎者慎之至也大過君子將有事焉以任至大之事過而无咎者其惟過於慎乎過非正也初六執柔處下不犯乎剛於此而過其誰咎之○趙氏玉泉曰當過時而陰居巽下是以過慎之心任事謹始慮終無所不至如物措諸地又藉之以白茅焉如是則視天下無可忽之事者舉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身無過動行無敗謀何咎之有

案胡氏朱氏趙氏說極於卦義相關蓋大過者大事之卦也自古任大事者必以小心為基故聖人於初爻發義任重大者棟也基細微者茅也棟支於上茅藉於下故繫傳云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正對棟

為重物重任而言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本義 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程傳 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為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

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荑謂枯根也鄭康成易亦作荑字與稊同

集說

司馬氏光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時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楊氏時曰聞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為木然或為楊或為楝楝負衆榱則木之强者也楊為早凋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於本五近於末故均為木之弱也○項氏安世曰二五皆濱於澤楊澤木也當大過之時故稱枯焉過則木枯也○王氏申子曰大過諸爻以剛柔適中者為善初以柔居剛二以剛居柔而比之是剛柔適中相濟而有功者也其陽過也如楊之枯如夫之老其相濟而有功也如枯楊而生稊如老夫得女妻言陽雖過矣九二處之得中故无不利○胡氏炳文曰巽為木兌為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

九二陽雖過而下比於陰如枯楊雖過於老稊榮於下則復生於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無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

九三棟橈凶

本義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　程傳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强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為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

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 集說 俞氏琰曰卦有四剛爻而九三過剛特甚故以卦之棟橈屬之○吳氏曰慎曰九三棟橈自橈也所謂太剛則折故彖有取於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本義 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程傳 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

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他志吝為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為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為正應志相繫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

集說

劉氏牧曰大過之時陽爻皆以居陰為美有應則有它吝

○李氏過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言下弱而無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橈也此二爻當分上下體看

○胡氏炳文曰屋以棟為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橈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於上之象

○吳氏曰愼曰三四居卦之中皆有棟象三橈而四隆者三以剛居剛四以剛居柔一也三在下四在上二也三於下卦為上實下虛四於上卦為下實上虛

三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本義 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

程傳 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興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為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集說 沈氏該曰九二比於初近本也生稊之象也九五承於上近末也生華之象也○何氏楷曰生稊則生機方長生華則洩且竭矣二所與者初初本

也又巽之主爻為木為長為高木已過而復芽又長且高故有往亨之理五所與者上上末也又兌之主爻為毀折為附決皆非木之所宜木已過而生華又毀且折理無久生已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本義 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為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集說 錢氏志立曰澤之滅木上之所以滅頂也雖至滅頂然有不容不涉即不得不過者孔子所以觀卦象而有獨立不懼之思也

案此爻程傳以為履險蹈禍之小人本義以為殺身成仁之君子本義之説固比程傳為長然又有一説以為大過之極事無可為者上六柔為説主則是能從容隨順而不為剛激以益重其勢故雖處過涉滅頂之凶而无咎也如東京之季范李之徒適足以推波助瀾非救時之道況上六居無位之地委蛇和順如申屠蟠郭泰者君子弗非也此説亦可並存

總論　馮氏椅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為象非他卦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為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皆為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為藉用白茅之慎上為過涉滅頂之凶也○龔氏煥曰大過本為陽過若復以陽居陽則愈過矣故諸爻以陽居陰者皆吉以陽居陽者皆凶與大壯諸爻取義畧同

☵☵

坎下
坎上

程傳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虚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説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温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陷水之體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本義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程傳 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坎是險陷之名習者便習之義險難之事非經便習不可以行故須便習於坎事乃得用故云習坎也案諸卦之名皆於卦上不加其字此坎卦之名特加習者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胡氏瑗曰此卦在八純之數其七卦皆一字名獨此加習字者何也蓋乾主於健坤主於順若是之類率皆一字可以盡其義而此卦上下皆險以是為險難重疊之際君子之人必當預積習之然後可以濟其險阻故聖人特加習字者此也○蘇氏軾曰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

水為能習行於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也○呂氏大臨曰習坎更試乎至難也八卦乾健坤順震動艮止離明坎險巽入兌說惟險非吉德君子所不取故於坎也獨以習坎為名更試重險乃君子所有事也○薛氏溫其曰坎非用物以習為用故名異它卦蓋言用坎之人也○張氏浚曰習安行不息之稱習坎險可出矣夫陽陷於陰非出險則功無自興曰習坎求以出險也○鄭氏汝諧曰服習溫習皆有重義水雖至險而習乎水者雖出入乎水而不能溺然則習乎險難者斯能無入而不自得也○李氏舜臣曰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古聖人之心學也○胡氏炳文曰他卦亨字本義例以為占惟此則曰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蓋他卦事之亨也此心之亨也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心亨之象○章氏潢曰六十四卦獨於坎卦指出心以

示人可見心在身中真如一陽陷於二陰之内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吳氏曰慎曰陽陷陰中所以為坎中實有孚所以處險有孚則誠立心亨則明通心之體静而常明如一陽藏於二陰中也心之用動而不息如二陰中一陽之流行也一陽者流行之本體二陰者所在之分限流而不踰限動而静也限之而安流静而動也有孚心亨之義發於習坎至矣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本義 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集說** 張氏浚曰陰居重坎下迷不知復以習於惡故凶失正道也傳曰小人行險以僥倖初六之謂

案如張氏說習坎兩字纔不虛設時俗所謂機深禍轉深者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本義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程傳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於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集說楊氏時曰求者自求也外雖有險而心常亨故曰求小得○陳氏仁錫曰求其小不求其大原不在大也涓涓不已流為江河如掘地得泉不待溢出外然後為流水也

案楊氏陳氏之說極是凡人為學作事必自求小得始如水雖涓涓而有源乃行險之本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本義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閒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險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着未安之意 程傳六三在坎險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於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 集說朱子語類云險且枕只是前後皆險來之自是兩字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王氏申子曰下卦之險已終上卦之險又至進退皆險則寧於可止之地而暫息焉且者聊爾之辭枕者息而未安之義能如此雖未離乎險亦不至深入于坎窞之中也其進而入則陷益深為不可

用勿者止之之辭也

案險且枕傳義與王氏分為三說王氏以為戒處險者順聽之意似與需之六四義足相發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本義 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為一句貳用缶為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

程傳 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閒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

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多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

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强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集說

王氏弼曰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於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皆無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故終无咎也○崔氏憬曰於重險之時居多懼之地比五而承陽脩

其潔誠進其忠信則終无咎也○郭氏雍曰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險而不失其信所以法其德也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虛中盡誠以通交際之道君子不以為失禮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傳曰苟有明信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者無他焉以誠為主故也○潘氏夢旂曰樽酒簋貳用缶與損之二簋可用享同意皆言不事多儀而尚誠實也納約自牖與睽之遇主于巷同意皆言自閒道而通於君也六四居大臣之位當坎險之時盡其誠實雖自牖而納約而終无咎惟睽坎之時為然○何氏楷曰貳副也謂樽酒而副以簋也禮天子大臣出會諸侯主國樽桮簋副是也

案簋貳之說何氏得之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本義 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宜音柢抵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巳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為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

集說 朱子語類云坎不盈祇既平祇字他無説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俞氏琰曰坎不盈以其流也彖傳云水流而不盈是也不盈則適至於既平故无咎○何氏楷曰祇適也猶言適足也言適於平而已即彖傳所謂水流而不盈也

案如程傳說則不盈為未能盈科出險之義與彖傳異指矣須以俞氏何氏之說為是蓋不盈水德也有源之水雖涓微而不舍晝夜雖盛大而不至盈溢惟二五剛中之德似之此所以始於小得而終於不盈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歳不得凶

本義　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因寘于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於三歳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集說　王氏弼曰因執寘於思過之地自脩三歳乃可以求復故曰三歳不得凶

○吴氏澄曰周官司圜収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歳不得其罪大而

不能改者與

案不得者不能得其道也如悔罪思愆是謂得道則其困苦幽囚止於三歲矣聖人之教人動心忍性以習於險者雖罪罟已成而猶不忍棄絕者如此

總論龔氏煥曰坎卦本以陽陷為義至爻辭則陰陽皆陷不以陽陷於陰為義矣二小得五既平是陽之陷為可出初與三之入于坎窞上之三歲不得則陰之陷反為甚易卦爻取義不同多如此

䷝

離下
離上

程傳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

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虛明之象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本義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程傳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集說王氏弼曰離之為卦以柔為正故必貞而後乃亨柔處於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强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為體以柔順為主者也故不可以畜剛猛

之物而吉於畜牝牛也○郭氏忠孝曰乾為馬坤為牝馬坤為牛離為牝牛象之宜也○朱子語類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吳氏澄曰牛牝皆坤象離中畫一陰坤之中畫也故象牝牛○胡氏炳文曰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之於中○吳氏曰愼曰坎性就下下不已則入坎窞離性炎上炎之盛則突如焚如坎陷欲之類也離炎忿之類也坎維心亨以剛中則不陷離畜牝牛以中順則不突

案畜牝牛胡氏吳氏之說為切蓋離明也高明柔克則用明而不傷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本義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程傳

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身處離初故其所履踐恒錯然敬慎不敢自寧故云履錯然敬之无咎若能如此恭敬則得避其禍而无咎○王氏昭素曰處萬物相見之初履錯雜之時○胡氏瑗曰錯然者敬之之貌也居離之初如日之初生於事之初則當常錯然警懼以進德脩業所以得免其咎○馮氏當可曰日方出人夙興之晨也履錯然動之始也於其始而加敬則終必吉禍福幾微每萌於初動之時故戒其初○趙氏彥肅曰能敬則動與物交皆天理也不能敬則役於物而生咎矣日出而作故發此象○胡氏一桂曰錯然是事物

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免於咎不能敬則反是

案履錯然王氏馮氏胡氏之說為是蓋錯雜者處應物之初也敬者養明德之本也人心之德敬則明不敬則昏於應物之初而知敬其即於咎者鮮矣

六二黃離元吉

本義 黃中色柔離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 **集說** 王氏弼曰居中得位以柔處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黃離元吉也○劉氏牧曰離為火之象焰猛而易燼九四是也過盛則有衰竭之凶九三是也惟二得中離之元吉也○郭

氏雍曰離之六爻二五為美五得中而非正柔麗中正者惟六二盡之黄為中之色而徳之至美者也故言元吉其義與坤六五相類○俞氏琰曰九三言日昃之離六二其日中之離乎居下卦之中而得其中道故比他爻為最吉六二蓋離之主爻也○楊氏啟新曰畜牝牛而利貞六二得之明而不失其中正故曰黄

離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本義 重離之閒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傳 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内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内外皆止兊彼已相説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

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憂乃爲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怛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爲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耋與昳同

集說

荀氏爽曰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梁氏寅曰三居下離之終乃日昃之時也夫持滿定傾非中正之君子不能三處日之夕而過剛不中其志荒矣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無凶乎君子值此之時則思患之心與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是固不暇於歌矣而亦何至於嗟乎

案梁氏之說獨得爻義蓋日昃者喻心之昏非喻境之變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本義　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　程傳　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啟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曰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絶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　集說　章氏潢曰明之於人猶火之於木火宿於木而能焚木明本於人而能害人顧用之何如耳九四不中不正剛氣燥暴其害若此○何氏楷曰三處下卦之盡似日之過中四處上卦之始似火之驟烈

案離明德也繼明者所謂有緝熙于光明其明不息也與繼世之義全無交涉因先儒有以明兩為繼世者故程傳用說九四爻義於經意似遠章氏何氏謂爆暴驟烈者得之不能以順德養其明之過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本義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傳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閒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能保其吉也

集說蔡氏淵曰坎離之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坎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為勝

離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為勝○劉氏定之曰坎者陰險之卦惟剛足以濟之沉潛剛克也離者陽躁之卦惟柔足以和之高明柔克也二五同歸於吉以柔而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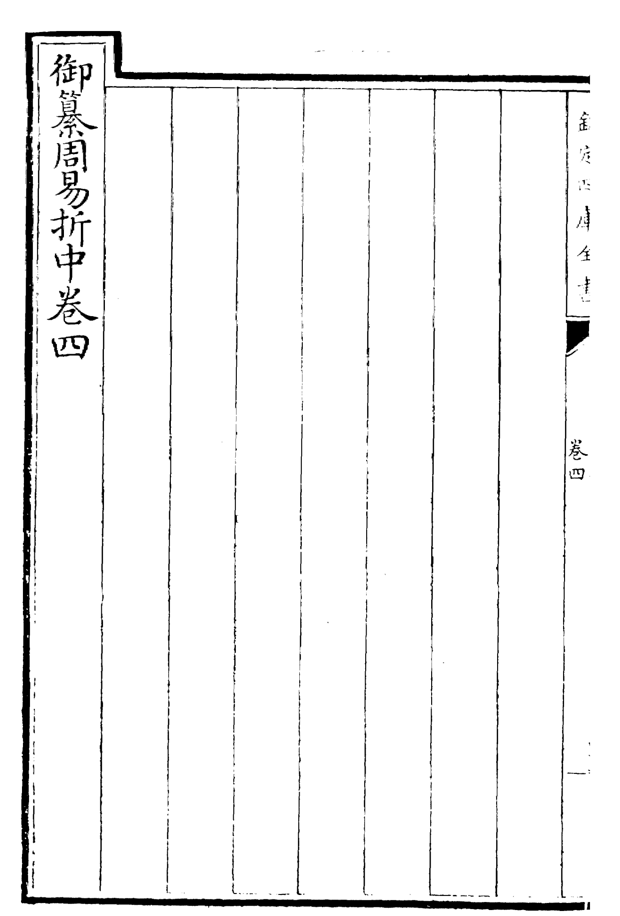
案惟六二為得明德之正三之歌嗟四之突來則明德昏而性情蕩忿慾仍而災患至矣能返之者其惟哀悔之心乎五有中德又適昏極將明之候故取象如此三之嗟樂過而悲也五之嗟自怨自艾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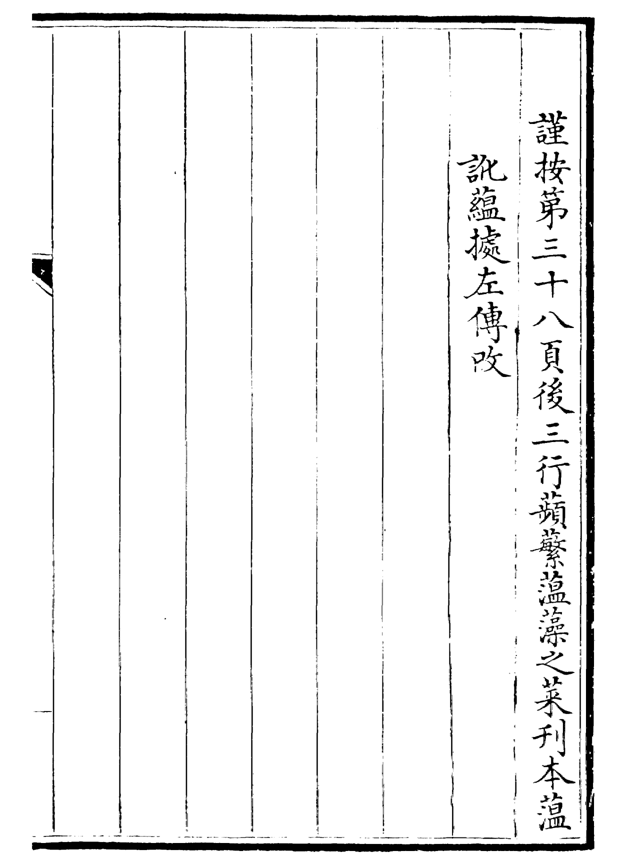
本義 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寛宥不約之

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案上九承四五之後有重明之象故在人心則為克己而盡其根株在國家則為除亂而去其元惡詩云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苞有三蘖莫遂莫達此爻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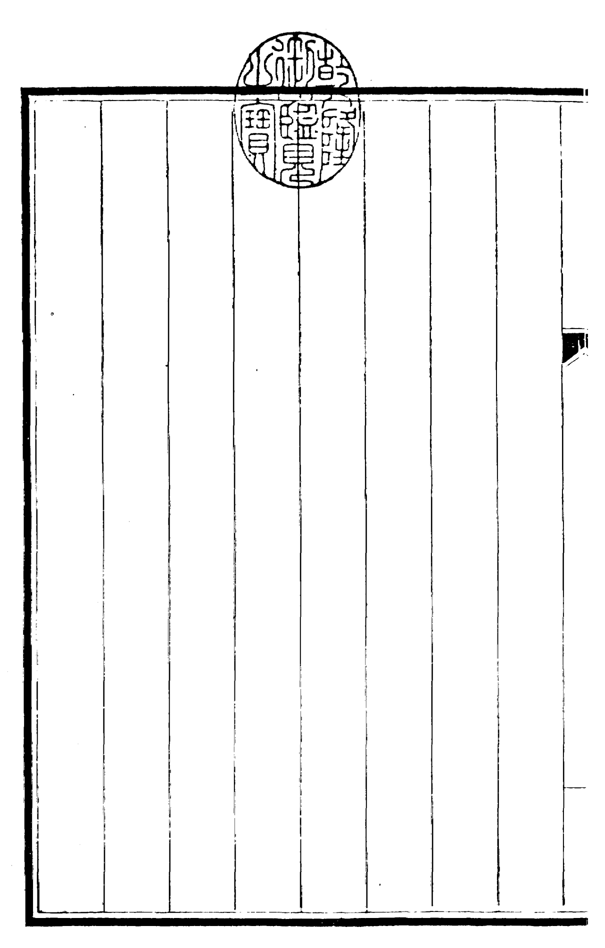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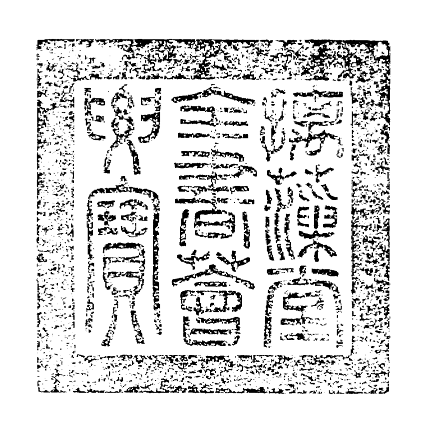
御纂周易折中卷四



謹按第三十八頁後三行蘋蘩薀藻之菜刊本薀

訛蘊據左傳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震